

叢談

丙午

國

粹

學

報

第六冊

第二年

叢談

○○國學發微

(續第十二期)

劉光漢

唐代之時道教盛行然黃老精理鮮有發揮惟唐玄宗等一完全之宗教也即學術思想亦由佛學而生蓋佛教各宗派咸興于隋唐之間如三論宗雖始于符秦然隋僧集藏爲新三論得惠遠智拔之傳布而南北三論遂與北地三論殊宗是三論宗盛于隋唐之間也律宗雖始于北朝然唐僧智首作五部區分鈔然後分律宗爲三派法礪道宣懷素之徒各守師承以道宣一派爲最盛是律宗盛于唐代也禪宗雖始于達磨然唐僧弘忍始分南北二派以慧能派南神秀派北爲導師而南宗復分爲七派是禪宗盛于唐代也淨土宗雖始于東晉然唐僧善導別創終南一派以大宏此宗而淨土論遂流行于世是淨土宗亦盛於唐代也推之隋法順作華嚴法界觀五界止觀再傳而至賢首賢首作華嚴疏由是中國有華嚴一宗唐不空譯真言經其弟子惠

果等八人從事布教。由是中國有真言一宗。唐元奘授唯識論于印度。其弟子

窺基復作百本疏。以唯識述記爲本典。大開相宗之蘊奧。復有惠詔弟子圓側

立異者二派之互爭。由是中國有法相一宗。即天台一宗。雖惠文智顗開其始

然所以別立一宗者。則智禮之力也。蓋唐人佛學由合而分。因各派之競爭而

眞理日顯。此有唐一代所由爲佛學盛行之時代也。然唐人之信佛學。其宗派

亦各不同。或崇淨土。如司馬喬卿。遭母喪。刺血寫金剛經。所居法苑。上生芝

李觀。經遭父喪。刺血寫金剛經。所居法苑。上生芝草。亦各不同。或崇淨土。如司馬喬卿。遭母喪。刺血寫金剛經。所居法苑。上生芝

傳。樊元智。華嚴經疏。抄釋其明。照四時。餘口牛思遠。授以神呪。人于遠。言其將記

終時。聞鄭牧卿。舉家修淨業。其李知遙。篤志淨土。稱其等是大抵以福善禍淫

之說戒導衆生。與中國墨家感應之言相近。或逞禪機如龐居士。諸方不難。見傳錄。居士集。序王敬初。答見五燈會元。先和尙臨濟問

居士。諸方不難。見傳錄。居士集。序王敬初。答見五燈會元。先和尙臨濟問

陳操。見五燈會元。先覺宗乘。甘行者。亦與黃藥運問答。張秀才。並呈石霜諸公。問答

元燈會。等是也大抵承曹溪之緒。機鋒迅捷。辯難多方。以喻言見眞理。與中國名

家之言相近。中國名家之禪機亦間有異同之辨。或窮玄理如李師政著空有論闡法。

相之精以破凡夫之執。以論中所言皆係觀空之旨。梁敬之述止觀大義止觀者。

於假究竟一切而復於實際中案止觀之旨即虛靈不昧靜觀物化之旨也。布天。

台之教以弘荊溪之專成析理精微探蹟索隱推之裴公布釋圓覺之精。大方廣。

持如來藏密嚴國及圖覺者實皆一心也。又曰地善提日嚴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總。

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也。其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又曰圓。

用而不遠人百姓日。李通元闡華嚴之旨。為佛即論王陽明言良知言迷障蔽之說。所本。

王繼善言名理。見楊慎修隨筆。又維有教魏處樂天雅善清言莫不宅心高。

遠秉性清虛窮心性之理以寄幽遠之思與中國道家之言相近合三派之說。

觀之惟玄理一端洵為有資于學術韓愈雖以闢佛聞然觀原道數篇特以儒。

家之真實闢佛家之虛無與晉裴氏崇有論畧符可謂闢其粗而未窺其精矣。

當此之時雖無三教同源之說然柳宗元之答韓愈曰浮屠之教與易論語合。

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李翱為韓門弟子著復性論三篇以申中庸之旨然。

所謂復性滅初者其說即本于莊子。莊子滑欲於俗性篇云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與佛家常惺惺及本來面目之說合則唐人之學術固未有不雜佛學者矣。卽
北宋之初學士大夫亦多潛心佛理。青箱雜記之言曰。楊文公深達性理。精悟
禪觀。丞相王公隨亦悟性理。曹司封修睦深達性理。張尚書方平尤達性理。陳
文惠公亦悟性理。富文忠公尤達性理。案所謂性理者皆禪悟之偈頌也。蓋指
佛家之性理言。非若道學家另標儒家性理之幟也。然道學家所言之性理實
出于佛書。此又唐人重佛學之影響也。及宋儒始斥佛學爲異端。謂非道統之
說。有以致之歟。唐人學術大抵分爲二派。一派以崇老子者爲一。仍求仙福之最。崇老
非淨土一哲理之高尚也。故崇方士立道觀。此皆思想之一。不具宗教之儀式。而佛
學淨土之作天論。一主派人爲韓昌黎作主。性有持論。與達爾文斯言迥異。相合
乃中國之哲學。一主派人爲韓昌黎作主。性有持論。與達爾文斯言迥異。相合
性書又暗襲莊子一家之言也。而楊傑注荀子性惡之說。李翱始作復
韓昌黎事功之學。始於陸贄。此皆思想之原。則引伸荀子性惡之道。統之說。李翱始作復
之學。實宋學之導師矣。况漢書文選說文之代學。又皆唐及人專門之學。孰謂唐人
之代無學術乎。

(未完)

○○讀左簡記

(續第十一期)

劉光漢

左氏之學當戰國時已盛行於世。韓非之學受於荀卿。故韓非子一書多引左氏。姦劫弑臣篇云：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問王疾，以其冠纓綬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氏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案姦劫弑臣所引二事，一見左傳昭元年，一見襄公二十五年，而韓非稱為春秋所說，則左傳為說春秋之書，彰彰明矣。故韓非所記東周事蹟多錄左氏原文，如曹君觀重耳之脅，見左傳昭二十三年，見於十過篇，十過篇亡，過於篇云：昔晉公子重耳出蹶由犒楚國之師，見左傳昭五年，見於說林篇，說林篇亡，汝來，下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蹶於荆師，荆將命曰：縛之，殺以雪鼓，問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因視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意今也將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異其不言吉也，與左傳大同小異。子產以言告太叔，左傳二十年見於內儲篇，內儲篇云：

子產相。相率爲盜。處游。死。必。游。吉。之。曰。我。死。令。子。用。鄭。之。率。故。以。嚴。產。在。死。夫。火。不。形。嚴。故。刑。人。鮮。少。年。水。僅。能。克。之。游。吉。唱。然。嘆。曰。遂。吾。若。早。行。禍。夫。游。之。率。必。騎。不。與。戰。至。於。此。一。夜。晏。子。以。言。告。景。公。昭。二。見。於。外。儲。篇。望。外。其。國。美。景。公。與。洋。晏。子。堂。於。少。後。世。將。寢。有。此。台。而。還。對。曰。其。田。成。氏。得。齊。民。其。景。公。曰。寡。人。有。此。爵。祿。也。行。而。諸。大。臣。成。子。有。私。大。何。也。將。寢。有。此。台。而。還。出。貸。小。斗。斛。區。釜。而。不。收。之。貴。殺。於。一。斗。澤。取。之。一。魚。豆。肉。餘。以。贏。食。蚌。不。終。貴。歲。布。帛。君。取。重。制。焉。餘。以。成。氏。則。韓。非。子。一。書。多。本。左。傳。又。彰。彰。明。矣。推。之。仲。王。觀。於。公。宮。年。昭。四。孟。氏。黨。厚。施。則。韓。非。子。一。書。多。本。左。傳。又。彰。彰。明。矣。推。之。仲。王。觀。於。公。宮。年。昭。四。孟。氏。黨。于。季。孫。五。昭。年。二。十。晉。厲。之。尸。三。卿。七。年。十。寺。人。之。對。文。公。四。年。二。十。亦。散。見。於。內。儲。外。儲。篇。內。儲。篇。而。欲。殺。叔。孫。因。與。王。游。所。愛。者。曰。君。所。堅。魯。牛。亦。擅。之。叔。玉。孫。環。之。令。叔。孫。有。子。曰。王。堅。季。使。豎。牛。而。請。孟。於。叔。孫。曰。君。臣。莫。忠。故。臣。御。者。立。而。我。主。家。利。臣。滅。也。昭。安。公。知。攻。佩。季。公。家。凡。有。孟。氏。叔。孫。無。之。於。我。執。利。謀。曰。異。救。故。人。臣。莫。忠。故。臣。御。者。立。而。我。主。家。利。臣。滅。也。昭。安。公。知。公。而。人。凡。有。孟。氏。叔。孫。無。之。於。我。執。利。謀。曰。異。救。故。人。臣。莫。忠。故。臣。御。者。立。而。我。主。家。利。臣。滅。也。昭。安。公。知。夫。同。罪。人。孫。叔。與。孫。無。之。於。我。執。利。謀。曰。異。救。故。人。臣。莫。忠。故。臣。御。者。立。而。我。主。家。利。臣。滅。也。昭。安。公。知。也。長。魚。矯。對。曰。公。誅。不。忍。之。盡。彼。將。懷。忍。鯨。公。借。不。之。問。晉。孫。厲。必。誅。叔。孫。然。則。僮。長。之。魚。矯。又。擅。西。曰。北。其。地。外。儲。篇。曰。文。公。出。亡。之。國。獻。公。使。寺。公。披。不。聽。居。也。公。披。諸。卿。朝。而。夷。三。殺。卿。厲。吾。不。忍。分。爲。卽。位。又。使。攻。之。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攻。之。蒲。君。令。斬。其。徒。而。汝。公。奔。狄。惠。惠。寶。公。不。難。命。汝。三。宿。惟。恐。不。堪。何。人。秋。速。入。也。予。披。何。對。曰。君。焉。令。此。皆。韓。非。傳。左。氏。之。證。不。惟。

此也。外儲篇記鄭弑昭公之事。其論斷之語。悉本左傳。外儲篇云。鄭伯將以高

子諫。不聽。昭公知所惡矣。公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高。君弒。足證左氏一書戰

國學者。咸獲睹其全文。並足徵君子曰以下之文。非劉歆所增益。又說疑篇云。

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立。亂之道也。亦與辛伯。桓十及狐突。元

年之言相合。左傳引周辛伯之言。所疑本即若夫楚臣之諫靈王。十過篇云。昔者楚靈王

執而囚之。押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

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齊慶封之紂。爲黎邱之蒐。而伏畔之案。左傳作伍。畢言

晉臣之從文公。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取食。鄭壺殮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

非所記。雖與左傳稍殊。公事亦與左傳小異。然此特傳聞異詞耳。蓋韓非得

荀卿之傳。亦左傳之先師。而後儒溯左氏師承者。僅言荀子傳張蒼。而不及韓

非。母亦數典忘祖。與。

自劉申受。謂劉歆以前。左氏之學。不顯於世。近儒附會其說。謂史記所引左傳。

皆劉班所附益。此說不然。觀淮南子一書。作於景武之間。在史公之前。而書中

多引左傳之文。如華周郤賂。襄二十三年。子罕辭玉。襄十年。咸見於精神訓篇。精神訓

○小學發微補

(續第十二期)

劉光漢

說文重文許君於每篇之後繫以重文若干字。假云此蓋許所記也每部或言

省。如害部詩歸文省之類或言不省不省是部保呆古文保不省或言如此部

荒如古文或言非是。竹部歸魚聲層見疊出縷析條分其例之最著者如一部一字後

或言從某聲。或從又魚聲

云。古文一糸部彝字後云。彘譏皆古彝。月部狀字後云。勦古文狀。敬亦古文

狀。乃古文例也。如叩部斃字後云。斃籀文斃。又部寔字後云。寔籀文從寸。倭或

從人。乃籀文例也。如弓部函字後云。肸俗函從肉。今鼎部鼎字後云。鐵俗鼎從

金。從茲。乃俗字例也。如水部涿字後云。卮奇字涿從日。乙亡部無字後云。无奇

字無通於无者。虛無道也。此奇字例也。如辵部返字後云。返春秋傳返從彳。目

部瞋字後云。瞋秘書瞋從戍。此引書例也。茲五例外有先舉古文後舉籀文者。

如木部槃字後云。鑿古文從金。盤籀文從皿。是也有先舉籀文後舉古文者。如

受字。𠂔字後云。𠂔籀文。𠂔古文。𠂔是也。二者皆爲正例。又有先舉古文後舉

篆文者如上下二部古文二二在先篆文上可。在後是也。有先舉今文後舉古文者如鷹部法字。今文瀉字在先。古文𠂔字在後是也。二者皆爲變例。凡茲數例淺顯易明。其有隱而難明者如桌部𦉳字後云。𦉳古文桌從西從二。桌徐巡說曰。木至西方戰栗。西部𠂔字後云。古文西從𠂔。𠂔爲春門。萬物已出。𠂔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是爲指事之例。如爪部爲字後云。𠂔古文爲象。兩母猴相對形。口部噙字後云。𦉳籀文噙。上象口。下象頸脉理也。虺部𦉳字後云。𦉳或從木。象虫在木中形。是爲象形之例。如日部暴字後云。𦉳古文暴從日鹿聲。鼓部鼓字後云。𦉳籀文鼓從古聲。鬲部𦉳字後云。釜或從父金聲。是爲形聲之例。如犬部獮字後云。𦉳籀文或從豕。宗廟之田也。故從豕示。田部畜字後云。𦉳魯郊禮畜從茲田益也。是爲會意之例。如艸部𦉳字後云。𦉳或從煖。萱或從宣。虎部虎字後云。𦉳古文虎。𦉳亦古文虎。𦉳部𦉳字後云。𦉳籀文三𦉳爲𦉳。事部隸字後云。𦉳籀文隸。隸篆文隸。是爲轉注之例。此皆一義數字而音又相近者。在上古之時只爲一字故爲轉注。

注

如鳥鳳部字後云。𦉳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𦉳亦

古文鳳旋字旋字下云。矣。古文旋。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辛字重字後云。靈籀文。童中與竊中同從甘。甘以爲古文疾字。是爲假借之例。散見則難明。彙舉則易。曉蓋重文之益有二。一則證古今殊文之不同。並以知上古之字。文各異形。一則證古今文字之變遷。並以知由簡趨煩。爲文字進化之公例。儻好古之士。卽此六例以考核重文。能於每字下各分條例。俾考古者有所遵循。亦可謂有功於古籀矣。

上古未有文字。先有聲音。試溯聲音之起。原則古人聲音重濁。音出於喉鼻之間。其自然之音。日文書作之字。其音在恩字卽中國元字之本音也。故元字爲絕對名詞。其延長之音。則爲網。繩。易言天地網。繩。說文引作重。重此卽一二兩字之起源。網字從因。因字反音因音近伊。如噎咽二字通伊字之仄音爲一。故一音於悉切。是一字乃網字之轉音也。而說文繫傳謂因字從口大解爲能大說文引網爲重。卽壹字之古文二字。與伊字爲雙聲。至反音伊今江淮間之譚二字也。其音在奧字翁字之間。又中國體操口號其讀之問字重讀之則音近於繩。是二

字乃緼字之轉音也。故說文引緼作璽。字從凶聲。卽二字之本音。非惟一。二兩字然也。卽天地我彼高低諸字亦然。天字古音爲汀。汀當爲雙聲重讀之。則音與當同。而江淮間之讀細字也。音與英同。而英從央聲。央字與當字爲疊韻。此亦天一同音之旁證。若江南人讀二爲膩。膩地二字音近。此亦地二同音之旁證。高字與岡字爲雙聲。顛字與當字爲雙聲。古代顛當同音。故訓天爲顛。而岡當之音復相近。則高字又天字之轉音矣。若低字之音近於地字。此又不待煩言者矣。若爾雅訓昂爲我。今揚州東鄉之讀我字也。其音在昂字及恩字之間。則我字之音與一字相符。俗呼彼字爲你。你字之音近於膩。故彼音亦與二字相符。你字或稱爲爾。重讀之則爲乃。書言乃乃父乃字之者。轉爲仍字。故金陵人呼你字爲零。而浙東人呼人字爲零。則人字之音與你字同。在古只爲一字。又汝字之亦香古代亦與戎字相叶其音。後世因方言不同。始稱爲兩字耳。蓋上古之時。只有兩音。凡稱對待之名詞。則展轉相呼。故一二天地高低彼我在古代只爲兩音。未若後世聲音之複雜也。故特記之。又案東西兄弟相近之音亦與一二相近

(未完)

叢談

○○國學發微

(續第十三期)

劉光漢

宋儒經學亦分數派。或以理說經。或以事說經。或以數說經。以理說經者多與宋儒語錄相輔。如倪天隱受易胡瑗作周易口說而張載司馬光咸著易說程頤蘇軾咸作易傳。以說引人事此以義理說易者也。黃倫尚書精義胡士行尚書詳說此以義理說書者也。蘇轍詩經說此以義理說詩者也。張洽春秋集說黃仲炎春秋通說趙鵬飛春秋經筌此以義理說春秋者也。若程頤范祖禹謝顯道尹焞說論語二程尹焞張拭說孟子程顥楊時游酢說中庸亦以義理為主。至於南宋說經之儒又分朱陸二派。治朱學者崇義理而兼崇考證如蔡淵。經易等書胡方平。啓蒙之於易蔡沈。書集金履祥。尚書之於書輔廣朱鑑之於詩。作輔詩童子問朱作黃榦衛湜之於三禮皆以朱子之書爲宗者也。治陸學者間以心學釋經如楊簡王宗傳。皆作之於易袁燮。繫齋蒙陳經。尚書之於書楊簡。慈湖

傳詩袁變經繫齋毛詩義之於詩皆以陸子之書爲宗者也然探其旨歸則咸以義理爲主此宋儒經學之一派也以事說經者多以史證經或引古以諷今於易則有李光詳讀說耿南仲講義之書蘇軾易多經及程頤言於書則有蘇軾傳林之奇書尚全解鄭伯熊說呂祖謙受業林之奇亦作書之書於詩則有袁燮之書前於春秋則有孫復尊王哲春綱論皇胡安國文以諷時事戴溪講義之書此數書者大抵廢棄古訓惟長於論議近於致用之學此宋儒經學之又一派也以數說經者則大抵惑於圖象之說如劉牧治易以所學授陳搏搏作先天後天圖牧作易數鈎隱論邵雍亦授學陳搏其子邵伯溫辨易學及弟子陳瓘易說成以數推易而張浚紫岩朱震漢上易程大昌原程迥占法古之書亦以推數爲宗如鄭湖中周易窺餘及吳沈易璇璣理數兼崇而朱子作周易本義周易啓蒙亦兼言圖象又林至易裨傳朱元昇三易備遺雷思齊易圖通辨皆以圖象者說易易經而外若胡瑗洪範口義則以象數之學說尚書張宓月令解則以象數之學解禮記言近無稽理非徵實此宋儒經學之又一派也三派而外宋儒說經之書有培擊古訓廢棄家法者如馮椅厚齋易學李溫西溪易說此改竄

易經之經文者也。張弑疑書經今文。王柏謂洛誥大誥不足信。又王賢鄭樵攻

詩小序程大昌兼攻大序

新朱
采子
毛作
鄭詩
之集
誦解
並亦
采棄
三序
家不
詩用
又

及王柏作詩疑並作

二南相配圖於召南鄭衛之詩斥爲淫奔刪削三十餘篇並移易篇次與古本

殊此改竄詩經之經文者

也。劉敞治春秋。春秋作意林及釋例。春秋意林及釋例。

評論三傳得失

以己意爲進退而葉夢得

○考作
○及看
○春秋
○秋傳
○識春
○秋

高閑集作說卷

陳傅良後看傳秘之書咸排

斥三傳棄傳言經或難糅三傳不名一家此改易春秋之家法者也汪克寬作

禮經補佚以爲儀禮有佚文俞廷椿作周禮復古篇以周禮五官補冬官之缺

○集
○說
○從
○之
○

而朱子復別學庸於戴禮於大學則移易篇章於中庸則妄分章

節此改易三禮之經文者也此數書者大抵不宗漢學以臆解說經惟呂大防

晁說之呂祖謙朱子之治易主復古本朱子吳豎之治書漸疑古文之僞朱子

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則皆宋儒之特識與臆見不同此宋儒經學之

別一派也。其有折衷古訓者如范處義、
宗伯、左傳說、春秋之世。

補傳呂祖誦讀書記

嚴。繁。緝。之。說。書。

小智
序宗
呂祖謙

及左
續傳
說說
程公
說。

春秋紀之說詩李如圭

儀禮釋義
楊復圖

禮之說禮以及。

邴昂孝經論語爾雅疏孫奭孟子疏是也大抵長於考證惟未能取精用弘復有用古訓而難以己意者如歐陽修毛詩本義崔子方春秋本例李明復春秋集義張淳儀禮識誤敖繼公儀禮集說朱申周禮句解是也大抵采集古注惟取去多乖別有隨文演繹者如史浩尚書講義黃度尚書說汪克寬春秋胡傳纂注是也大抵出詞平淺間近講章合數派以觀之可以知宋儒經學之不同矣要而論之北宋之時荆公新義成一學派者也如蔡卞毛詩名物解王昭禹周禮詳解以及羅願爾雅翼陸佃爾雅新義皆以荆公新說爲折衷惜其書多失傳程子之學亦自成一學派者也凡以義理說經者其體例皆出於二程元明說經之書類此者不知凡幾近儒謂宋代經學即理學豈不然哉若夫劉敞七經小傳鄭樵六經奧論雖間失穿鑿然立說之精亦間有出於漢儒之上者此亦荆公之學派非二程之學派也若夫毛晃作禹貢指南王應麟輯三家詩李如圭作儀禮釋宮雖擇言短促咸有存古之功則又近儒考證學之先聲也近儒不察欲並有宋一代之學術而廢之夫豈可哉

(未完)